

道德风险论

DAODE FENGXIAN LUN

韩桥生 著



人民出版社

道德风险论

DAODE FENGXIAN LUN

韩桥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炤东

封面设计：汪 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风险论/韩桥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 - 7 - 01 - 018781 - 5

I. ①道… II. ①韩… III. ①道德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421 号

道德风险论

DAODE FENGXIAN LUN

韩桥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8781 - 5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道德风险研究”
(15CZX047) 最终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道德风险概述	1
一、道德风险的研究意义	1
二、道德风险的概念、特征和本质属性	4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18
第二章 道德风险理论溯源	29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风险思想	29
二、西方社会的道德风险思想	33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风险思想	44
第三章 道德风险的类型、影响与根源	58
一、道德风险的类型	58
二、道德风险的影响	71
三、道德风险的根源	81
第四章 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和规律	91
一、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91
二、道德风险的形成规律	118
第五章 道德风险的现状与成因	132
一、当代中国道德风险的现状	132
二、当代中国道德风险的原因分析	139
第六章 道德风险的预防原则	154
一、坚守底线原则	155

二、促进发展原则	160
三、审慎行动原则	168
第七章 道德风险的治理对策	173
一、提高风险意识	173
二、强化利益共享	180
三、建设民主法治	190
四、培育价值共识	203
五、提升公民德性	209
六、构建责任伦理	221
参考文献	231

第一章 道德风险概述

世间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都可能蕴含风险，道德也不例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作为当前工作的困难和挑战之一，明确要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研究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不是要损毁道德的尊严与地位，其目的恰恰是为了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一、道德风险的研究意义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风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道德风险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在各种风险中，道德风险是最大的风险，道德破产是最大的破产。在中国深化改革、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加强道德风险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风险也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改革所附随的各种风险问题尤为突出，深入开展对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道德风险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加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在现有基础上将道德风险理论系统化、体系化，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伦理学基础理论，深化人们对道德风险问题的认识。

1. 道德风险是评估道德现状的重要依据

道德风险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是社会治理状况的体现，也是道德建设成效的反映。评估一个社会的道德现状不但要看它已经发生的道德行

为，也要看它即将可能要发生的道德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风险预示着一个社会道德的发展方向，是准确把握一个社会道德现状的风向标。

2. 道德风险是理解道德问题的重要依据

道德现象纷繁复杂，对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人们理解起来往往有困难。道德风险的研究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范式的转变。道德风险本身是一个辩证的概念，道德风险既可能预示着一种可能的危害，也可能预示着一种道德的新生，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更全面、更理性地理解各种道德现状，把握各种道德问题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3. 道德风险是重构道德体系的重要依据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变革往往预示着道德体系的重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革，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要发生改变，而发生改变的依据之一就是道德风险。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后，原来的道德体系因不能适应变化后的社会现实，将积聚严重的道德风险。革新道德理念，重构道德体系，有助于应对道德风险，防止道德体系冲击社会秩序。

（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道德之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①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认识道德风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并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是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1. 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推进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道德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道德建设的目标之一就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是要防范和治理存在的道德风险，化解各种道德矛盾。“道德风险”问题的“前瞻性”，有利于提高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感知、认识与警惕。当人们意识到道德风险，认识到道德风险的消极影响，理解了道德风险根源时，才会反思自己的行动，并努力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加强“道德风险”问题研究能够强化风险认识，能够为应对道德风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2. 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深化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风险高发期，各种风险交织存在。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各种利益存在激烈的冲突，深化改革必定会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在当前形势下，不改革会累积道德风险，改革不成功会激化道德风险。道德价值是社会改革的应然追求。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价值指向，是制定改革政策的重要目标。深化改革和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能否将道德风险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道德风险”问题的“敏感性”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加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可以指导建立和完善道德风险的预警和管理系统。

3. 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在当前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经历着急遽而又深刻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社会转型，快速的社会转型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强，这就使得一系列风险日益凸显，风险的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道德风险的存在已经成为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之一，决不能任其发展和蔓延。社会不和谐是产生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道德风险反过来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和谐。道德风险一旦“破裂”，社会将出现激烈的动荡和冲突。从一个社会的道德风险状况可判断出这个社会的和谐程度。社会和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在各种举措中，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社会和谐建设的治本之策。“道德风险”问题的“批判性”有利于反思与优化目前的社会建设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和治理道德风险，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4. 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是实现国家善治的内在要求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会不会产生道德风险是判断民心得失的重要检验。严重的道德风险往往预示着一个国家治理的失败或行将崩溃。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时刻要追求国家的善治。善治是国家治理的道德追求，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价值。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有助于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执政者要时刻警惕道德风险，才能保证实现国家的善治。

二、道德风险的概念、特征和本质属性

(一) 风险与风险社会

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存在“风险”，“风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汉语中，“风险”意指“可能发生的危险”，表征的是危险发生的未来可能性。“风险”在英文里是“risk”，本意是指冒险和危险，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风险概念是一种可能性概念，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而灾难往往是已经发生或肯定会发生的重大损失，是确定性的不利后果。在西方，“风险”最早出现和使用在早期的航海贸易和保险业中，有勇敢和冒险之意。在前风险社会，人们更多地是使用“运气”“命运”“天意”“上帝的意志”等概念。现代社会的“风险”概念诞生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探险家的航海活动中，在他们穿越世界的旅行中，进入新的陌生水域时使用“风险”一词，表示航行的前方是机遇与危险并存的。

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风险”都客观地存在着。吉登斯甚至断言“活着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①然而，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不一样的特征。在传统社会，风险具有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的特征。“传统的风险情境中，人们可以对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并据此作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出相应的决策和行为选择，这个特定的风险总是与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相关联，推断他们在物质上、精神上以及经济上受益与损失的可能性。”^① 人们可以依据自身的理性，对风险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作出相对比较准确的判断。而且，在风险的潜在影响上，传统社会的风险更多地是意味着危险和破坏，出现机遇和创生的概率很小。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风险的属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天人们面临的各类风险，更多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片面发展的后果，是一种人为性风险。自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后，有关风险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贝克在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时，曾对“风险”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做了八点总结：(1) 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2) 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3) 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4) 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5) 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6) 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7) 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8) 一个人为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② 风险是主客观的统一，现代性的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通过人们主观性的认识，风险才能被感知。风险不等于危险，危险是明确意识到的、确定的不利后果，风险包含了危险，但风险不仅仅是危险，风险还可能意味着机遇和新生。风险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风险的来源、威胁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在表现也不同。现代性的风险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风险变成了现实的不利后果，有些风险慢慢自行消解了，有些风险转化成了发展的机遇。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风险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对风险的理

^① 李谧：《风险社会的伦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 页。

^② 参见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郗卫东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 4 期。

解和认识程度不同，或对风险的研究角度不同，不同的学者对风险有着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① 第一，风险是指对未来发生结果的不确定性。基本上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风险是一种对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明确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威廉姆斯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的条件和某一特定的时期，未来结果的变动。^② 第二，风险是指对未来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是对风险认识传播最广、接受力度最强、最主流的分析。贝克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我国有学者把科技风险定义为：“一项科技活动的最终结果存在着出现与科技的后一个目标（善）相反的可能性，它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好的生存境遇和祸害。”^③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风险，是指在主体的决策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给主体的价值目标造成损害的一种不确定性。第三，风险是指可能发生损失的损害程度的大小。损害程度问题是在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基础上，主要是在保险业延伸出的一个概念。段开龄认为，风险可以引申定义为预期损失的不利偏差，这里的所谓不利是指对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企业而言的。例如，若实际损失率大于预期损失率，则此正偏差对保险公司而言即为不利偏差，也就是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④ 第四，风险是指损失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可以把风险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风险以损失发生的大小与损失发生的概率这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从“风险”不同理解出发，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也产生了不同的

^① 参见杨文晓：《风险的本质》，《科技向导》2012年第21期。

^② 参见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杨雪聘：《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④ 参见胡宜达：《风险管理学基础——数理方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观点，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层面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主导性的制度在提高人们认识和消除风险的能力的同时，使社会产生了新的更大风险。二是以 C. 劳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层面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三是以凡·普里特威茨的“灾难悖论”理论和斯科特·拉什、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等人的“风险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文化层面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是对于“风险社会”正是目前人类所处社会这一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学界逐渐走向了共识。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我们目前正处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或者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四种特征：一是不确定性，由现代技术所引发的风险带有极强的隐蔽性，超出了人类通过自然感官去感知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人类理性思考可达到的深度和远见，特别是对于一样新鲜事物，有时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有风险，又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或会发生多大程度的风险。二是不可计算性，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系统性的风险，也是全领域的风险，已经很难用简单的比较和计算得出结论。芭芭拉·亚当指出：“风险社会已经把我们带出了数学计算的安全范围；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种构成一种新型现代性的意义上，风险已不再能简化为潜在危害的密度和范围乘以其发生概率的乘积。”^① 三是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会受到风险的威胁，风险可以说无处不在，风险对整个社会能带来深刻的变化，甚至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影响人类各种目标的实现。四是全球性，由于现代社会资本的全球流动，经济日益全球化，资本所附带的风险也具有全球普遍性，一个地方的风险也会传导到其他地区。

^① [英] 芭芭拉·亚当等：《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有社会风险的社会未必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却一定是充满风险的社会。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已经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风险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在资本的操纵下，人为制造的负面影响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它与传统社会的风险有着质的区别。在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沿着单向度的路径运动，过度的物欲导致了人与自然的诸多风险。霍克海默指出：“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①工业社会的体制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稳定，而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正如从封建束缚和宗教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一样，人们从工业时代具有确定性的生活模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却面临着另一种束缚——风险社会。”^②现代性消解了人与社会的传统关系的同时，也驱使着人走向个体化。“那种确定性和安全性——尤其是这种‘肯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给人以保证的感觉——都没有像在这个新的世界主义者栖息的界线不明、制度化不足、管制不足而且太频繁地失范的超国家性的领土上一样，崩溃得那样引人注目。”^③失去依托的个体化生活导致了极大的威胁和风险，容易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与不安。

（二）道德风险的概念

道德风险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需要指出的是，“道德风险”这个术语的明确使用最开始是在国外保险行业。美国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J. Arrow）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④在制度经济学家和产权经济学家眼里，“道德风险”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偷懒和“搭便车”

^①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9 页。

^② 李谧：《风险社会的伦理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 页。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2 页。

^④ [英] 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三卷），陈岱孙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8 页。

动机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在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中，道德风险通常指代理人没有尽责，所付出的努力小于他得到的报酬，代理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的不完全，对代理事项消极怠慢。西方经济学认为，只要我们承认个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于“经济人”的内在属性，道德风险就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道德风险的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意义较明确，但在伦理学中，现有文献对道德风险的概念争议较大，有狭义的理解，也有广义的诠释。有学者认为，道德风险指道德本身的风险，“是指某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推行、践履有可能导致不理想效果或负面影响的危险性”。^① 有学者认为，“道德风险是人们或社会组织在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内进行道德表达时所遭遇能导致对自身、他人或社会组织等人身、财产受损危害的可能性”。^② 有学者认为，“所谓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可能道德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道德行为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指作为行为主体本身的可能道德行为的不确定性，也可以指一种社会措施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可能道德后果的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又是立足于其可能的结果及其潜在的危险性质而言的。”^③

道德风险概念的界定之所以有争论，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生活自身的复杂性。对于什么是道德，人们又应当如何来评价道德行为，可以说，从古至今都存在争论。道德风险作为一种复杂的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人们对它的认识自然也难有定论。道德风险概念的界定之所以复杂，还因为道德风险本身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道德风险是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每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对道德风险的认识也不同。同时，道德风险是一个表征不确定性的概念，这种不确定性也会给道德风险概念的界定带来一定的困难。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道德风险的概念。从伦理学视角看，科学界定道德风险的概念，关键是要把握道德风险

① 余仕麟：《伦理学要义》，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56页。

② 郝文清：《道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5期。

③ 高兆明：《应当重视“道德风险”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的本质。道德作为人类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规范，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道德建设不但是道德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基础，道德状况实际上是社会现实的表征。道德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自身状况。道德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种，道德风险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构成，也是社会风险的重要表现形式。道德风险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现实在道德领域的反映，其最大的特性在于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时代根源。与传统社会相比较，现代性造成了空前的道德危机。当代社会的道德风险，更多地表现为因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干扰，导致了道德对社会发展调节和指导作用的式微，并使得道德的地位下降。所以，有学者强调“伦理学视域中的道德风险可以被用来广泛描述各种社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而产生的对一部分个体、家庭和某些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利益的巨大伤害，这种伤害既有悖伦理原则，也是对社会正义的背离”。^①

道德风险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从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出发，我们更应重点关注和思考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基于此，将道德风险界定为因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可能导致社会道德失范、滑坡甚至崩溃的潜在危险。道德风险的内在结构由三部分构成，即道德风险因素、道德风险事件和道德风险后果。道德风险因素是导致道德风险的间接因素与条件；道德风险事件则是道德风险因素演变而来的导致道德风险结果的事件，是连接道德风险因素与道德风险后果的桥梁，是导致道德风险的直接因素；道德风险后果，即道德风险结果的表现形态，可能是现实的危险，也有可能是现实的机遇，但主要的可能性是危险。就道德风险的内涵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1. 从背景上看，现代性是导致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

由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引发道德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现代社

^① 龙静云：《论贫困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哲学动态》2016年第4期。

会，现代性是导致道德风险最重要的时代背景。风险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化的自反性。在诸多风险中，伦理危机是一个突出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科技、家庭等诸多领域。贝克指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①“现代风险”与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相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灾难”主要是自然力量引发的，“现代风险”的产生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全球现代化的发展是离不开的。道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势必会引发道德的重大变迁。历史上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最重大的社会变化。“因为传统社会是‘同质化’或‘未开化’的社会，在这种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共同体以强制性共识机械地整合着整个社会，并以权威性资源作为规范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②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主义崛起解构了传统社会超越个人的终极性价值，终极性关怀的缺失导致人的发展手段和目的关系颠倒，整个社会把个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当成了追求的目标。人们的思想境界更多的是停留在“是什么”的实然层面，对于“应该是什么”的超然追求关注不够。工具理性逐渐占有了人，而不是人占有和运用工具理性，这必然导致目的价值和终极理想的萎缩。人类精神的失落，使得人类社会陷入了价值生活的困境。在工具理性构建的世界中，人类的终极关怀难以寻觅，由此引发了精神层面的危机。

2. 从程度上看，道德风险有大有小，是一种变化的存在

道德风险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不可否认，道德风险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道德风险的存在更多是由社会现状和道德建设的效果决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道德风险在一定条件下可由轻微风险演化成重大风险；也可在一定条件下，由重大风险降低为轻微风险。由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道德风险时刻存在，并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设计的道德生活总是有局限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产生不良道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② 王文东：《当代中国发展语境中的正义共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